

新—四—樂

蕭立坤

「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，洞房花燭夜，金榜題名時」，這是中國農業社會傳統公認的人生四大樂事。到了工業動盪的新社會，這四件事是苦是樂，便成了疑問。根據我在海外數十年的觀察，這四件事可能正是四大苦事。

現代人多住在城市，城市每逢大雨，交通阻塞，窮人工作困難，富人娛樂困難。人人希望晴天，不喜陰雨。

戰亂中流離失所，一旦在他鄉遇見老友，自己可能已赤貧，可能已暴富。而那位久無音訊的故知，也可能已赤貧，可能已暴富。

所以彼此須刮目相看，吞吞吐吐，必須將對方情況有一些估計後，才敢表示態度。那一剎的窘困，怎麼說得上樂，實在是避之猶恐不及的大苦事。

今日青年，既無處男，又無處女，洞房不洞房，很少人還有興趣。不是識途老馬，即是味同嚼蠟。可能仍不是大苦事，至少已不是大樂事了。

至於第四句金榜題名，一向是學生們最怕的事。如果是入學榜，則題名後四年寒窗，很不好受，如是畢業榜，則中小學生恐懼升大學一關，大學生怕失業一關。

這樣說來，新社會有沒有樂事呢？我的觀察，也有四件：「久病復蘇起，他鄉再立基，升官大家捧，發財無人知」。

前三條已很明白，不須解釋。第四句是指財源必須保密，只可天知地知。但若存入瑞士銀行，經那世界性的洗銀機洗染一下，黑銀即變成白銀，然後銀主不但不怕人知，反而同升官一樣，知道的人越多越好，才是人生大樂也。

殖 邊 夢

——雲南心影之六——

邱子靜

省政府的改組，本來是平常的事；可是三十四年十月雲南省政府的改組，却顯得不平常。尤其在雲南各邊地土司的眼光中，一個統治雲南十八年的王座被推翻了，正像是換了一個朝代。

說起土司，許多「下江人」不甚了了。這裏且引明史卷三一〇土司傳的一段：

西南諸蠻，有虞氏之苗裔，商之鬼方，西漢之夜郎、靡莫、邛笮、棘爨之屬皆是也。自巴夔以東及湖湘嶺嶠，盤距數千里，種類殊別。歷代以來各自相君長。原其為王朝役使。自周成王時孟津大會，而庸、蜀、羌、茅、微、盧、彭、濮諸蠻皆與焉。及楚莊臨王滇，而秦開五尺道，置吏。沿及漢武，置郡尉縣屬，仍令自保，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歟。

這說明了土司的起源。實際土司制度的建立則始於元。元立雲南行中書省，在各路均設置宣慰司、宣撫司、萬戶、千戶大小不等的世襲土官。明踵元故事，大為恢拓，土官銜號有宣慰司、宣撫司、招討司、安撫司、長官司等。清繼之，名目有土把總司、土千總司、土便委司及土目等。民國以後，雖實行改土歸流，在其地設置縣治或設治局；民國二十年內政部且呈准土司不予補官襲職，但雲南省各邊地縣局以下的政治實權仍操在土司手裏，而省縣政府對各地土司的行文也仍以某某土司相稱。是雲南省政府仍承認土司制度的存在。